



“清泉”石上流

杨文明

车子行进在奔赴清泉村的路上，心中不自觉地涌起两句诗行：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在唐代诗人王维著名的《山居秋暝》里，寥寥数字，尽得风流，一派清新幽静的自然之景浑然天成，一腔恬淡优美的内心之境呼之欲出。车子继续向目标进发，白驹过隙之间，车窗两侧的风景匆匆掠过，山和水，一点一点地来到眼前。

清泉石上流，潺潺。河水缓缓流淌，安静恬淡，辉映着群山。江山苍苍，云水泱泱。青山绿水，是一座村庄的灵魂。清漳河在山西境内长146千米，流域面积4159平方公里，清漳河上游分两大支流，东西两源在左权汇合，至黎城清泉村流入河北省。这是本省最后一段支脉，从久远的过去至广袤的未来，静水流深，润物无声，它将默默给村庄以无尽的滋养。抬望眼，连绵起伏的杨岐山上，奇峰异壑，层峦叠嶂，林木森然，郁郁苍苍，绿植沃野千里，仿佛天然氧吧。鬼斧神工的红砂石岩，就像布满经文的书页，高深莫测，巍然坚挺。这是山水相间的田园风光，空气朗润，民风淳朴，置身其中，有李太白“渌水荡漾清猿啼”的场景，还有陶渊明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的意境。这时，泉水绿意盈眼，一览无余，与高远的蓝天相映

成趣。

清泉石上流，淙淙。似乎有微风拂过，河水涌起层层涟漪，波纹是时间在水里的倒影，是时间的化身。青山隐隐，绿水悠悠，全是时间的痕迹，自亘古来，到亘古去。抵达村庄，一棵古槐，与天空、大地、房舍互成角度，合抱之围，不知年轮几许？作家赵树理先生当年创作的小屋，在周围簇新楼房的比对下，不免落伍，好像间隔了好几个时代。然而，这就是历史，灵感在简陋的屋子里迸发，经典的光芒永不褪色。历史是背阴处的丛生苔藓，是阳光下斑驳的树影，也是村中老人稀疏的白发，脱落的牙齿和脸颊的皱纹，皱纹深深，留下时光穿梭的步履。折转身，调整焦距，杨岐山上，天坛寺、菩萨岩、圣水寺、塔洼寺等古建筑错落有致，晨钟暮鼓、苍松翠柏，蝉声阵阵，人文景观与自然风物融为一体，组成一个世俗的名字叫“永恒”。这时候，河底的岩石被激荡起来，水质有一点浑浊，色泽古朴光润，接近土灰，但比土灰有质感。

清泉石上流，咚咚。终于，风云突变，水流变得湍急，河水撞上石块，轰然有声，这是到了战争阶段，硝烟弥漫，风声鹤唳。抗战时期，清泉村播下革命火种，孕育革命精神，为太行旗帜的高高

飘扬贡献了新的力量。我常常想：八路军129师进驻清泉村，与村大队神秘的清泉有无关联？泉水自129米的地层之下喷涌而出，两个数字彼此暗合分毫不差，这是偶然还是必然？这时候，再看心中的清泉，风沙裹卷着碎石，呼啸而来，乌云笼罩在上空，不辨天日，浪涛汹涌，临近沸腾，河水颜色一径深下去，再深下去，像流淌的鲜血，像招展的旗帜，像燃烧的烈焰——河流的颜色，与革命的风云，协调节奏，构成和弦。

清泉石上流，哗哗。四季轮回，寒暑更迭，气候变得复杂，瞬息万变，难以捉摸，此时此刻，河流在我脑中变幻莫测，呈现出复杂性。我们沿着清泉村崎岖的山路向上攀登，来到黎民剧社旧址，村庄的戏曲文化源远流长，已融入民众的精神生活，融进了村民的集体记忆。赵树理在清泉村创作并首演的《小二黑结婚》名扬神州，他与戏剧的渊源远不止此，经他创编的上党梆子剧目《三关排宴》经久不衰，“梅花伉俪”张保平吴国华夫妇联袂出演的同名戏剧《赵树理》，在省内外受到观众的广泛赞誉。很巧，采风活动与村庄庙会邂逅相逢，舞台的横幅上，“长治——红专剧团”几个大字赫然在目随风飘扬，面对一位戏曲演员，我脱口而出：这是梆子还是落子？——梆

子！我继续追问：听过张爱珍吗？——当然听过，那是名角！对方的回复言简意赅，脸上充满向往的神色，我想，“爱珍腔”闻名遐迩，上党梆子名家张爱珍教科书式的演唱，也许早已成为所有梆子演员竞相学习的范本。这时候，河水在阳光的折射下，色调丰富，五彩斑斓，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，像极了天空的彩虹，“生旦净末丑”，像极了戏曲中的脸谱图案。

清泉石上流，汨汨。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”色泽繁复到了极致，总要回归平淡。清泉，我心中的河流，历经自然的绿色，历史的古色，革命的红色之后，相互融合又彼此抽离，相互叠加又各自分散，如今，再次回归单纯的绿色，这是充满希望的季节，万物蓬勃。从槐米到小麦，从鱼塘到稻田，从资源开发到文化遗产，从生态保护到乡村振兴——这是清泉村两代人前赴后继的故事，是对传统的坚守和传承，对未来的开拓和构建。初心的背后，是赤诚饱满的情感，使命的背后，是勇于奉献的担当。这时候，枝条抽芽，万物复苏，春风拂过山岗，河水碧绿，柳色青青。

“清泉石上流”——我猛然想起摩诘居士，王维的诗句，与杨岐山也算合情合景合辙合韵。清泉石上流，亘古不息，暮色四合，万籁俱寂。

问渠那得清如许

郭惠丽

千年古寨——寨上村，位于百谷山北、大禹山下，是潞城区南乡最南边的一个村落。是一个有着悠久汉羌历史文化的“古窑洞”村落。相传，东汉年间炎帝后裔西北羌人移居潞邑建政，当地被驱汉人在大禹山下筑崖挖洞，建起了“羌城寨”，后来在清朝光绪年间改名为“寨上村”。

窑洞，最早是人类祖先早期穴居的实物遗存，是黄土高原上一种独特的居住方式，一直流传至今。说起窑洞，生活在北方农村的人并不陌生，我们世代以窑洞为居，它早已成为我们村居生活中永恒的温暖记忆。窑洞大多背阴向阳依崖而筑，建造过程简便经济。窑洞最大的特点是冬暖夏凉，是早年农村最普遍的住宅形式，那是我们记忆中的美丽家园，是我童年梦

想启程的地方。

沿着寨上村宽敞平坦的水泥主干道漫步，一座座典雅别致、古朴秀丽的农村新型院落映入眼帘，这些院落大多是主房为窑洞，陪房、临街房为砖瓦房的融合结构，既保留了传统窑洞古朴典雅、四季恒温的优点，又融入了现代砖瓦房的水泥钢筋坚固结实、抗震防潮的优点。寨上村欣欣向荣的村容村貌，一下子就引起了来客的好奇。

寨上村村干部热情地为我们当起了导游，他们精心打造的民俗体验院——“王家院子”，成为我们游览参观的第一景点。

“王家院子”大门上悬挂着两只椭圆形大红灯笼，大门两旁的垛子是砖墙结构，青砖灰瓦，质朴素雅，白色砖缝勾勒得泾渭分明。门庭上写着四

个烫金大字：乡间德旺。大门顶部琉璃碧瓦，飞檐挑角，仪态端庄。大门右侧墙壁上绘有一幅田园风景图，并书南宋著名教育家、诗人朱熹的一首诗《观书有感》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我的心顿觉豁然开朗，这首千古绝唱穿越历史的大漠风烟，成为新时代寨上人的一面镜子，也成为一种不忘初心、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！

走进院子，主房是三座窑洞，左厢房是一座二层楼房，院子右侧与临街是两层回廊连着石台阶。窑洞里有左右抵墙的大土炕，有古色古香的书房屏风，有供观光旅游者唱歌的KTV，可谓古今城乡文化之大融合。

我们参观了寨上村乾隆年间重修的观音堂。观音堂是寨上村的重要人文建筑，经多次修缮，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建筑风格和宗教文化内涵。观音堂肃穆神圣，里面井然有序。据说每逢初一、十五或者庙会，来膜拜的人络绎不绝。

接下来，我们参观了“刘家大院”。“刘家大院”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，是寨上村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之一，它占地700多平方米，是典型的两进四合院，正房为三孔窑洞，中间一孔沿中轴线布局，东西两侧则对称地矗立着三间阁楼。相传，起初“刘家大院”的主人姓李，后来由于吸食鸦片与玩牌赌博欠下巨债，不得不拿房产来抵

债，“李家大院”遂改名为“刘家大院”。大江东去，浪涛尽，世间万物终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。看着眼前的古建筑，我想象着它昔日的繁华蓬勃，红火喜庆，而今留给人们的则是无尽的疑问与遐想……

明清时期，寨上村“刘家大院”酿醋技艺得以传承光大，在民间代代相传，形成“醋留香”的美誉。近年来，寨上村与嘉禾聚醋业有限公司合作，打造全国首家“纯手工酿造老陈醋”品牌，为村民解决就业问题，传递寨上“醋留香”文化，带领村民奔赴更加昌盛美好的明天。

“醋文化博览园”里文化博大精深，展现出迷人风采。古代“酿醋人”的塑像似穿越千年的古人，与我们一同沐浴和煦的阳光；汉羌文化台上“羊”的肖像焕发出温顺祥和的风采；农耕广场上，农事元素天地间的“八卦”“二十四节气”图案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古农耕文化的故事；几座象征性的酿醋石头房，也散发出古韵，远处的几座古遗址农家窑洞在冬阳的辉映下熠熠生辉，氤氲着千年文化古韵，散发发着无穷的魅力。

寨上村还拥有历史悠久的赛社文化，这些地域文化遗产，彰显着寨上人精神文明的传承与建设。此时，阳光温和地照耀着大地，也映照着大家明媚的脸庞，我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两句古诗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……



（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）